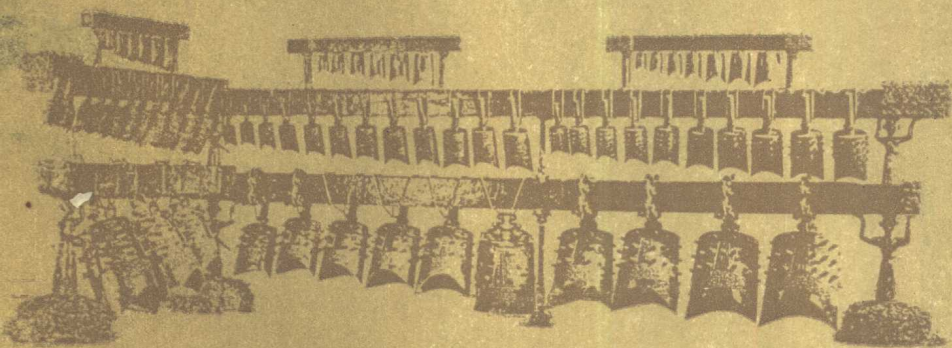


文物考古知识

藏满瑰宝的地宫

曾侯乙墓综览

郭德维 著



文物出版社

藏满瑰宝的地宫

——曾侯乙墓综览

郭 德 维 著

文 物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张希广

责任编辑：潘清俊

藏满瑰宝的地宫

——曾侯乙墓综览

郭 德 维 著

•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

冠中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

1991年 2月第一版 1991年 2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0-0428-5/K·168 定价：4.00 元

前 言

1978年夏，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随县（现改随州市）近郊发掘了曾侯乙墓。这是建国以来经过科学发掘的、保存又极为完好的、有数的东周诸侯大墓之一。墓中除巨型木椁为历次发掘所罕见外，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、各类乐器、车马兵器、漆器、金玉服饰……总计一万五千多件，是一次重大的考古收获。特别是其中的六十五件编钟，不只体型大、铸造精，而且件件都能发音，能演奏出古今中外多种乐曲，被誉为我国古代一大奇迹！新华社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，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以及全国各大报纸，均作了报道，在国内外引起轰动！史学界、考古界、音乐界、文艺界、科技界的学者高度重视，并进行了研究。

还是在1978年7—8月田野发掘期间，群众纷纷赶来参观，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，抽出部分文物在随县县城展出。9月，又在武汉进行了展出。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国庆，赴京展出。1984年，又挑选了部分文物及编钟的复制品在香港展出了半年。与此同时，中央电视台还以曾侯乙编钟为主，结合其它地方所出的一些古钟，录制了一部《古钟之声》，在全国播放。湖北省歌舞团也以这套编钟为主题，创作

了《编钟乐舞》，在武汉、北京、日本和美国等地进行了演出。曾侯乙的钟声，响遍了世界！

现在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的是：《曾侯乙墓》科学考古发掘报告，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本书作者是《报告》的主持编写者，深知《报告》虽然全面、翔实，然而专业性太强，不合一般读者的需求。于是撰写这小册子，试图解答展出中许多观众关心的一些问题，诸如这座墓墓坑的规模、时代、墓主身份，为什么要随葬这些文物，文物的价值、意义……等等；同时介绍有关此墓的许多研究成果。限于本书体例，引用一些重要成果，均未一一标明出处，只在书末附录了研究论述索引，以供检阅。限于作者水平，综合归纳或不免遗漏、偏颇甚至错误，热忱希望专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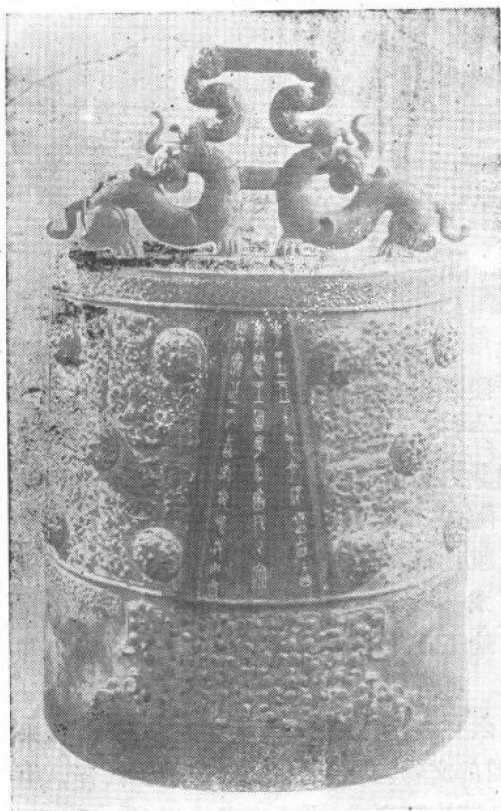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宏伟的墓坑和巨大的木椁
 - 二 奇特的墓主棺与众多的陪葬棺
 - 三 奇妙的编钟(上)
 - 四 奇妙的编钟(下)
 - 五 其它大量的乐器
 - 六 精美绝伦的青铜器
 - 七 数量众多的兵车马器与甲冑
 - 八 艳丽多姿的漆木器
 - 九 珍贵的金器、玉器
 - 一〇 古代科技文化的光辉篇章
 - 一一 曾随之谜与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
- 结束语
- 附录 曾侯乙墓主要论述索引

一 宏伟的墓坑和巨大的木椁

随县在湖北的北部。“随”之名源自古代的随国。随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阶段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，所谓“汉阳诸姬随为大”，即周天子分封在汉水北面的姬姓诸国，以随国最大。随国的史迹明确载入史册，最主要的有：公元前690年，楚武王带着大军攻打随国，结果病死在军中，楚与随签订盟约而退兵。以后楚与随就世代友好相处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的都城——郢，楚昭王逃至随国，吴国军队尾随而至，要随国交出楚王，并许随瓜分楚国的土地。随以与楚“世有盟约”而拒绝。可见随与楚是极为友好的邻邦。

随国在历史上这么有名，可以后除留下“随”名以外，从未发现、出土过一件随国的文物。文献记载的大国楚、秦、晋，中等国郑、蔡、许，就连一些比随更小、更不出名的江、黄、潘、邓、息诸国，都发现、出土过它们的文物，唯独不见随国的文物。因此史学界、考古界认为随国是一个谜。这个谜至今还没有解开。不过通过随县县城西郊曾侯乙墓的发掘，为解开这个谜，又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线索。

墓中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和编钟上都有“曾侯乙乍(作)時



图一 编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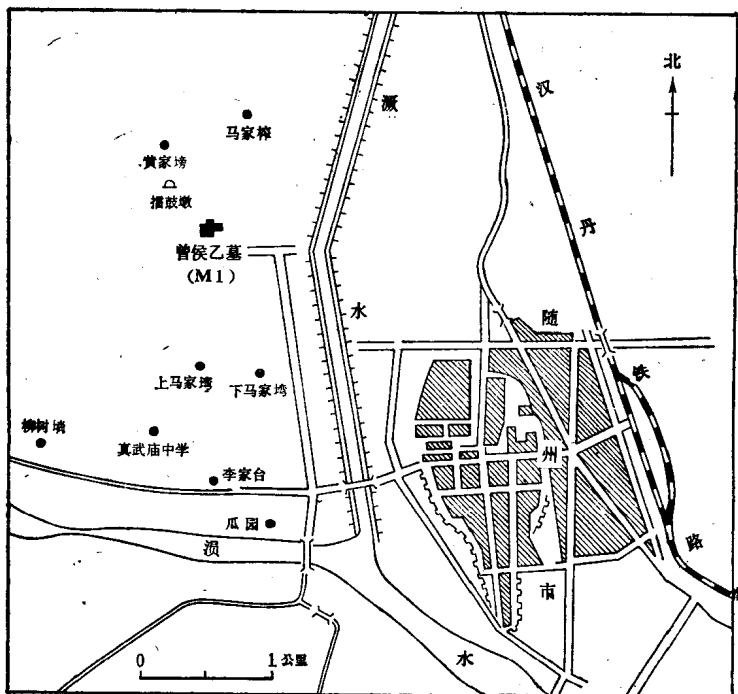
(持)”或“曾侯乙乍(作)时(持)用终”的铭文,兵器上有“曾侯乙之走戈”、“曾侯乙之用戈(或戟)”、“曾侯乙之行戟”等铭文,标明墓主为曾侯乙。特别是编钟架下层当中最突出的一件编钟上,有这样的铭文:

“佳(唯)王五十又六祀,返自西觴(阳),楚王禽章乍(作)曾侯乙宗彝,寘之于西觴,其永时(持)用享。”(图一)

这一件编钟不只说明了墓主是曾侯乙,也说明了楚王与曾侯乙的亲密关系:楚王为曾侯乙作钟,关系就绝非一般。而且还说明了这座墓的年代。“返自西阳”之“返”,就有“报丧”的意义,也就是说楚王得到了曾侯乙去世的讣告,便为曾侯乙铸了这件编钟送来。经考证,楚王禽章即楚惠王熊章。楚惠王五十六年,即公元前433年,也即曾

侯乙的死年。也就是说，这座墓距今二千四百多年。前面提到楚昭王为避吴军逃到随国，随国的地点就是曾侯乙墓的所在地——随(县)；楚昭王正是给曾侯乙赠送铸钟的楚惠王的父亲。因此有人认为曾国即随国。

随县县城西北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土塚，当地群众呼为擂鼓墩。它东南约1公里的地方突起两个土包，在东者为东团坡，在西者为西团坡，两土包相距约100余米，高出



图二 曾侯乙墓位置图

河滩平地 20 余米。这里依山傍水,视野开阔,自然环境优美,正是古人选择陵墓的好地方(图二)。曾侯乙墓就在东团坡的山岗上。这一带为白垩纪与第三纪含钙质结核的含砾砂岩,呈紫红色和黄白色,其上有 20—40 厘米的第四纪黄褐土,墓坑主要是凿穿红色砂砾岩建造的。砂岩有的已经分化,墓坑有的部分早年就已崩塌。

墓坑呈不规则的多边形,正南北向。东西最长 21 米,南北最宽 16.5 米,总面积 220 平方米。从现墓坑开口最高处至墓底(椁底板下)深 11 米。发掘前,墓坑上有一座水塔,修建水塔时已将这一带推去 2 米余,因此墓坑原来的总深度当在 13 米以上。从墓坑发掘的情况来看,墓坑内不是用原来挖坑的红砂岩回填,而是从别处专门选择的土来回填的。据计算,墓坑挖坑取出去的红砂岩有 2860 立方米,从旁处运来回填到墓坑中的土近 2000 立方米。此外,墓坑中还填有近 100 立方米的石板。这样,单土石方工程就有将近 5000 立方米。墓坑的回填极为讲究:一,填土经过精心选择,既注意到土色和土质,又清除了杂物。二,有严密的构筑程序和构筑方法:椁顶之上填 0.4—0.5 米厚的木炭,木炭均经砸碎。木炭上填 0.1—0.3 米厚的极细腻的粘性大、渗水性小的青膏泥(白膏泥)。青膏泥之上,先填一层黄褐土,再填一层青灰土,这样层层往上在黄褐土上夯实。上至距椁顶约 2.8 米,墓坑中满铺一层大石板。石板之上,青灰土与黄褐土还填有七、八层,最后换成一层层黄褐土与五花土相间,并仍在黄褐土上施夯。均为圆夯。夯窝径一般为 0.04 米,个别稍大亦不超过 0.06 米。每两种土构成的夯层,厚 0.18—0.20 米。从这种夯层夯窝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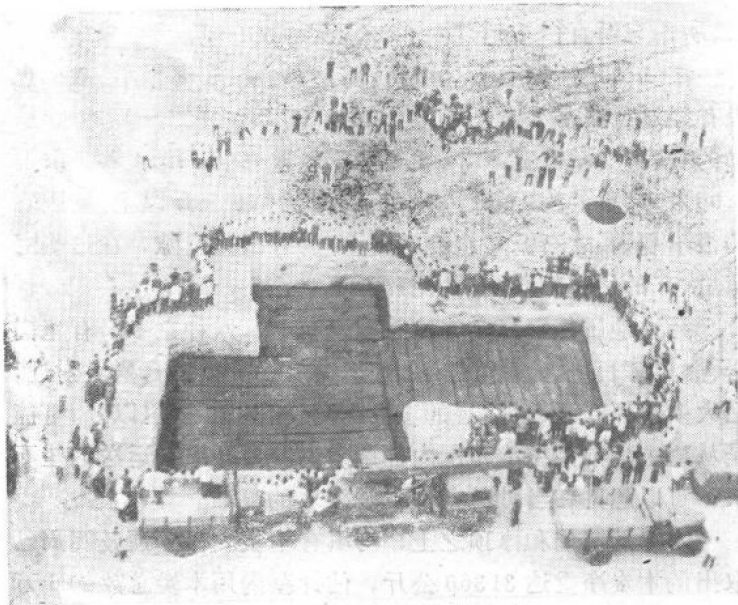
看,所用夯锤直径不超过 0.05 米,铁制或石制。

墓坑当中所铺石板的颜色、质地、大小、厚薄很不一致,也没有经过严格加工。石板最大的长 2—2.5、宽 1—1.2 米,最小的长 0.5—0.7、宽 0.7—0.8 米;最厚 0.35—0.4 米,最薄 0.06 米;最重的约 1000 公斤,一般均在 100 公斤以上。正因它们很不规则,故石板与石板之间,有的有很大空隙,在这些空隙里,有的用小石块,有的用碎石填塞。

经过地质部门鉴定,这些石板有七、八种之多。有花岗岩、橄榄辉长岩,大理岩、云母片岩等等,少数取自墓坑附近,绝大多数都产于远地,有的直线距离就在 110 公里以外;可能是从墓主生前的统治范围内征调来的。要开采和运送这些石块,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多么的艰难。

木椁的四周和椁顶之上,均填有木炭。仅椁顶及四周已取出的木炭净重达 31360 公斤,估计墓内用木炭总数约 6 万多公斤。木炭全部为栎木烧制而成,这么多木炭从伐木到烧成,该要花费多少劳力!

整个木椁包括盖板、墙板、底板总共由一百七十一根长条方木垒成,这些木料主要有两种规格。一种长 10 米左右、宽厚在 0.5—0.65 米之间,如东室北墙,每一根长 9.6、宽 0.65、厚 0.55—0.6 米;中室东墙,每一根长 10.6、宽 0.5—0.55、厚 0.55 米;即每一根木料就有 3 立方米左右,这种木料共六十七根。另一种长 6 米左右、宽厚亦在 0.5—0.65 米之间,如北室的盖板与底板各 10 根,每一根长 5.8—6.00、宽 0.5—0.55、厚 0.55—0.6 米;东室的盖板与底板共三十四根,每根长约 6.1、宽 0.6—0.65、厚 0.55—0.6 米(图三)。整个木椁用成材



图三 曾侯乙墓木梓盖板

木料(方材) 378.633 立方米, 折合圆木约 500 多立方米。木梓用材经鉴定全部为梓木。

木梓总的面积有 195 平方米, 由十二道梓墙隔成四个梓室, 每一道墙由上述的六根长方木料垒成。四个室以中室(放置礼乐器的室)最大, 长 9.75、宽 4.75、深 3.3—3.36 米, 东室(放置主棺之室)次之, 长 9.5、宽 4.75、深 3.36—3.5 米, 西室(放置陪葬棺之室)再次之, 长 8.65、宽 3.25、深 3.15—3.36 米, 北室(放车兵器、杂器)最小, 南北长 4.25、东西宽 4.75 米, 深 3.1—3.30 米。以上均是指各个室的内空, 若加上梓墙的厚度, 则每个室的长、宽均需加 1.1 米左右。在四个室的底

部,均有门洞相通。中室通西室、东室的门洞,是将最底下的墙板截去一段,因此,最底下 块墙板的厚度正是门洞的高度。门洞都呈方形,中室通西室的门洞在中部,高 0.55、宽 0.44 米。通东室的门洞在北部,高 0.6、宽 0.47 米,通北室的门洞在东部,并也距中室通东室的门洞不远;这个门洞较小,高 0.35、宽 0.4 米,它不是将最底部一块墙板全部截断,而是在这块厚木料的下部凿成方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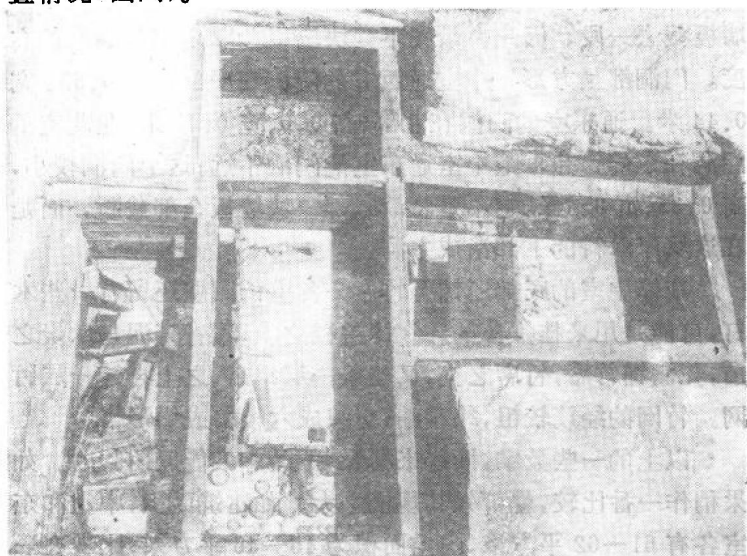
在椁中室的底部还铺有竹席。各室的四壁还留有一些木钉,可能是用来挂帷幕的。在椁盖板之上,覆青膏泥与木炭之前,先满铺竹席,竹席之上,又覆盖一层绢帛,之上再铺一层竹网。竹网的经篾较粗,纬篾细,交织成六棱格或梯形格。

以上的一些数字,读起来枯燥,然而却最能说明问题。如果稍作一番比较,就可知其规模之大。如建筑面积,中室和东室各有 61—62 平方米,内空面积为 45—46 平方米,比现在一般城填居民一户两居室所拥有的实际使用面积还要大。与已发掘的一些著名的墓葬比较,就更突出了。如 1956 年在三门峡市发掘的虢国太子墓,木椁不到 15 平方米;1955 年在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,木椁面积近 60 平方米,只相当曾侯乙墓的一个椁室。已发掘的最大楚墓是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,木椁为 67.5 平方米,曾侯乙墓有它三个大。出西汉女尸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,木椁只有 30 平方米,曾侯乙墓为它的六倍多。

下面再看看各室文物的摆置与出土情况。

当椁盖板揭开之时,各室内均积满了清水,能见到的仅西室浮起两具陪葬棺,东室浮起八具陪葬棺。中室的北部因盗洞塞满淤泥。把水抽干,淤泥清除,才看清了各室文物的摆

置情况(图四)。



图四 曾侯乙墓椁室内的棺与文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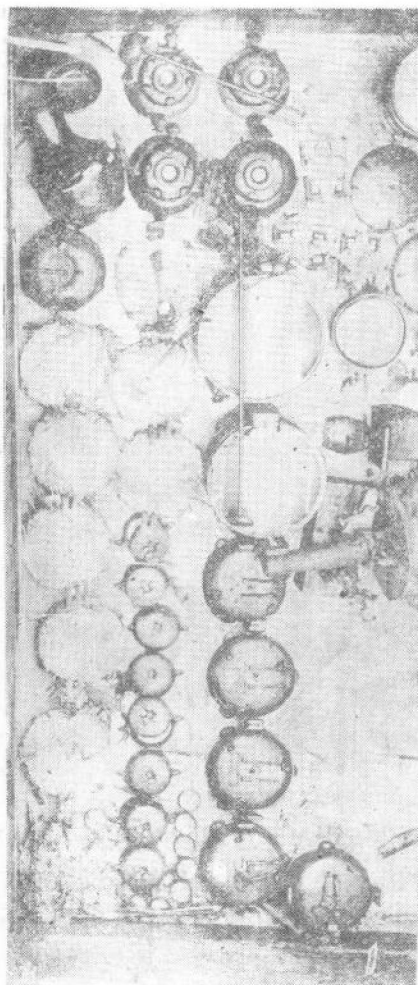
先看中室吧：

中室的西部放置编钟，编钟架呈曲尺形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。最上层分三架，全是小编钟，共十九件。中层钟架由三个佩剑铜人武士顶托。呈曲尺形，有中等大的编钟三十三件，除少数几件掉落在墓坑中以外，绝大部分依然挂在钟架上。更难得的是，下层的十三件大钟，绝大多数也仍悬在钟架上，也由三个铜人武士顶托。与编钟配套的，还有两件撞钟棒依架而立，另有六件丁字槌出于编钟架附近(图五)。在西壁编钟架的对面，即靠近中室东壁，出建鼓并青铜鼓座一件，建鼓原来是竖插于鼓座上的。树立的柱纵穿鼓框。柱之



图五 中室编钟及其它文物

上端早就露出水面,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,以为不过是一根树立的木头而已。当椁室内积满水时,建鼓柱借建鼓的浮力而竖立,一旦将水抽出,已朽的建鼓柱承受不起建鼓的压力倒了下來。在建鼓之旁,贴近中室东壁,有一对联禁大壶,一对冰鉴缶,在冰鉴缶的西侧,还有一件极为精彩的青铜尊盘。



图六 中室南部青铜礼器

在中室的北部，即与南架编钟相对，出土有石质编磬。编磬分为上下两层共三十二块。编磬贴近中室的北壁，靠近盗洞，从盗洞慢慢垮下的淤泥中清出。青铜磬架被压垮，编磬有的也被压裂。然上部的土可能不是急剧突然崩下来的，因而没有失去原来的位置和原来悬挂放的方式。我们据此得以复原其面貌，总算是“不幸中之万幸”了。

在编钟编磬和建鼓及冰酒鉴缶所构成的空间之内，还出土瑟七件，笙四件，排箫二件、箎（形似竹笛）二件，小鼓二件。此外还有少量的漆杯等。

这一套摆设，实际就是一个古代的地下音乐厅。所谓“金石之声”

的钟磬，在古代只有高级贵族才能享用。在宫廷乐器中是不可少的。此墓的钟、磬乐器以及酒器陈设，正反映了古代统治者饮酒作乐的景象。

中室的南部，青铜礼器成组排列，宛如刚下葬时一般，一丝也没有挪动（图六）。几件升鼎上，各用竹编织的盖子盖着。五件盖鼎上，各有一对鼎勾。正当中有一对大鼎，每鼎的两耳下，各倒挂一个鼎勾。还有一件长柄青铜匕，搁于两鼎的口沿上。表明这件铜匕是与这两件大鼎配套使用的。还有九个小鬲，共附有两个小匕；而十件小鼎形器，却各附有一匕。其它配套出在一起的有盘和匱。炭炉、漏勺和箕，就是今天还很有实用价值。炭炉是烤火盆，两边有环链，可以挪动而不会烫手；漏勺在撮木炭时，可以把炭灰或不宜烧的碎炭筛下去；箕则用以撮灰。中室礼器摆设井然有序：九鼎居前面，八簋其次，再次是小鬲小鼎形器，最后是盖鼎和盥缶；升鼎、大鼎居最中，其次才是簋和盥缶等；同类器物如九鼎、八簋、四盥缶（图七）、



图七 四盥缶